



### 生活课:日常——修伞

张欣

有一天到文具店买圆珠笔的笔芯,店家说,笔和笔芯一个价。

我还是买了笔芯。可能是习惯吧,因为用笔比较快,现在笔的质量也不是那么好,感觉扔掉的笔比用的还多。换笔芯就不用浪费那么多笔杆。

修东西也是一种习惯,把用坏了、过时的东西丢掉换新的,很具现代性,但是喜欢用旧东西也无伤大雅,两种习惯可以共存。

我有一把伞坏了,但是自己喜欢的伞,就决定修好它。跑了几家店,店家都是看都不看就说修不了。

我决定去找老周师傅,他开的修鞋修伞的店铺离我家约两站地,走路有点远,搭车又有点近。主要是我去过两次都是铺门紧闭,听口音他是江浙一带的人,不知道是否回去探亲了,还是有什么事给绊住了,反正就是没人,门上也并没有写任何安民告示。

好几次都想把坏了的伞扔掉,现在谁还会修伞啊,比这贵重一万倍的东西也是扔掉换新的,物质极大丰富的时代嘛。

总会另外冒出一个声音说,如果连老周师傅都说不能修,再扔掉也不迟。

我为什么这么信任老周师傅?因为他做修理工作时间够长,很多年前去修鞋子,他说粘胶开了要重新粘,又说不如我用手工再上一圈胶。其实他根本不是为了多挣钱,因为他收的费用非常低,他就是一个惜物的人。凡是能够修好的东西为什么不修呢?那还要我们这些手艺人干嘛呢?

这就是老周。终于有一天,我在公车上无意间看到老周师傅的修理铺又开张了。

后来得空就专门跑去找他。他什么也没说,打开伞,闷头就修。我就坐在一旁看着他修。

这大门口路过一个肥婢,就是那种典型的着装休闲的大喇叭咧的广东街坊,她走过去都好几米远了,突然大叫一声“老周”,声音巨洪亮仿佛一声惊雷,收尾也是急刹不拖泥带水。老周师傅头都不抬地答应了一声。那个肥婢已经消失得没有踪影。街坊和乡里一样,都是简单粗暴地表达感情。

伞修好了,收费是四元钱。我前面的那个人不知修的什么,只听见是两元钱。

我不知道多久没有听到过这种价格了。内心非常感动。

老周的店铺在东风东路上,羊城晚报旧址对面街的骑楼下,小小的一间。名字就叫“老周修理铺”。老周师傅永远坐在一个马扎上埋头做修理工作,身边是坐等的客人,有的玩手机,有的发呆,也有的像我一样看着他变换不同的工具敲敲打打,听有的街坊大叫一声老周。

如果偶尔坐公车路过,我会向他行注目礼。

过去,井冈山的关北乡间用以待客的各种“零吃”统称为“万茶”,因为有五花八门,故曰“万茶”。有糖晒、盐渍、醋浸、锅炒、火焙、水煮等等,其中以“油炸”或“煎”为主。

乡人或有喜事,如“收亲”(即结婚)、嫁女、偕惠“三朝酒”或“周岁酒”、老人做寿、过屋(即乔迁),或是过年,有客要“得应”,自然要“端万茶”、“煎万茶”。

过年时,“煎万茶”,早的,在农历二十,最迟不过二十八,因为二十九是最后一个可以“打堂毛灰”的日子,即以厨房“灶面”为重点的打扫,过去乡间厨房灶膛火塘以柴烧为主,一年下来,乌黑的烟灰凝结在楼伏、楼板以及厨房里的家什上,俗言“堂毛灰”。所以,在二十九前,家家户户赶着“煎万茶”,大灶烧柴、大锅烧油,油烟滚滚、火灰腾腾。

“煎万茶”,糯米先用清水“浸生”一天一夜,再一盘一盘沥干置于“木臼”内,用“木槌”打成粉。

男丁抡捶打,女眷筛粉,筛出的粗粒再放回“木臼”打。筛粉的用具叫“筛盘”,圆形,一面绷有能漏下细粉的滤网,装粉的是“团箕”(箕制、扁圆形),粉打好了,即开始“做万茶”,边做边“煎”。

“万茶”多是三种外形:“油炒俚”(即现市面上的兰花根),“茶(ga)俚”(相似“巧果”),“煎豆”(黄豆或花生仁、外面裹着粉,现市面上最多)。先和面,用开水化红糖和好糯米粉。制“油炒俚”,则如擀面擀成扁平带状,用刀切成一根根筷子头粗细、寸半许长,油一炸,如同“妹俚仔”小手一指般粉嫩;做“茶哩”,要擀得更扁更宽,然后中间对折成双层带状,从对折底部开剪,一短一长剪口,短剪留缝,长剪断成“句”,一句句“掀开、稍稍拉平,一句弯过从缝中间穿过,轻轻一拉就成立体的长菱形,油炸硬化,有菱有角,撑起有空隙,待客装盘有“下落”(即看起来较多);“煎豆”是个技术活——要在豆子(或花生)

之一,难得地,与叶红医生闲闲吃茶。叶医生打得一手精彩的针灸,终年诊务繁忙,平日总是我跑去她的春泽中医诊所,坐在她满屋子医书的诊室里,两个人忙里偷闲推心置腹讲些古人的书古人的医,而每次都难以尽兴,候诊的病家坐等在那里,不得不,长话短说匆匆告辞。岁暮终于休诊,可以跟叶医生安心吃一顿悠长散漫的茶。

一坐下,叶医生递给我一件屠苏散,日本人病家献给她的,她给了我。新春里,阖家共饮屠苏酒,原是我国古人的习俗,日本人至今谨守着。这种屠苏散,隔夜泡在清酒内,元旦清晨,一家人以朱红薄透的漆碟,依次而饮,有除旧迎新、祛病辟疫的意思。孙思邈的《千金方》里讲,饮屠苏,岁旦辟疫气,不染瘟疫及伤寒。我们两个一边吃茶,一边长吁短叹了一会儿。

桂皮,山椒,陈皮,桔梗,大茴香,丁香,防风。屠苏的配方简单清明,这些中国字,字字温存柔软,我喜欢。之二,去太原看一个山西博物院的大展,《壁上乾坤——山西北朝墓室壁画艺术展》,闪过闪回匆匆三日而已,早餐跑去百年老店清和元,太原最负盛名的早餐食物,是头脑和烧卖。跳下车,清和元三个字,傅山亲笔,历历在目。苏良去年曾经睡在傅山的九幅字上睡了许久,那是傅山写的李白的《青天何历历》,傅山的字,墨气挟着油气,淋漓漓漓,爱的人当然自古大把不绝,我是一点看不上,岁暮还是清寂的好,离了清和寂,好极有限,没办法。说远了。我们是专程来吃头脑的,头脑这个东西,是傅山琢磨出来,献给他母亲的早餐。巨大的白瓷碗里,预先分别炖好的大块山药,大片莲藕,以及大切羊肉,女师傅十分豪迈地舀一大勺滚烫雪白的面糊到你碗里,那个面糊,是以羊汤和黄酒调和的,丰盛一大碗,而且是淡味的,调味靠腌韭菜,随意自取。这样一大碗东西,怎么会不补?傅山真是有水平的孝子。不过论到厨艺,这个头脑就没有多少技术含量,难的倒是羊肉必须上乘,我们那日吃的头脑,碗里的大切羊肉,果然软糯甜嫩,据说,必选羊腩肉才有如此入口即化的妖媚。

于太原不过盘桓三日,一共吃了两顿早餐,一顿傅山版本的头脑,另一顿羊杂割,据说是忽必烈献给

母亲的早餐。令人感慨的是,傅山忽必烈的好人好事,至今仍在福泽你我,而我辈留给后世的美食,大概不会是孝敬母亲的,改成孝敬子女的娃娃餐。之三,冬雨浙浙,冷版黄梅天,奔去云南大厦见人,柴小宏先生请大家吃云南米粉,阴冷湿寒天气,再妥帖没有了。奇异的是,米粉上桌之前,侍者送了一篮子小悠悠的馒头上来,柴先生说,火腿馒头,趁热吃。吃第一口,觉得啧啧,馒头皮子有点哪里哪里似曾相识的意思,慢慢吃进去,馒头馅子居然是火腿丝拌着糖酥,亦甜亦咸,妙不可言。缓缓吃完,闭目思考,我想起来了,这个馒头的皮子呢,是扬州点心里,千层油糕的意思,而馅子里的火腿丝拌糖酥,则是蜜汁火方的意思。天,居然邂逅如此艳丽一枚馒头,而且,最好的,最好,是小悠悠一枚,吃不饱。我是一日三餐可有可无、却一日不可无点心的女人,这枚馒头,真真完美一等的点心。我母亲认为,本埠最美的几个馒头,是颖府的菜馒头肉馒头鸭肉梅干菜馒头,王家沙的

馒头,白族人原来这么会吃。这个火腿馒头,正经名字是,破酥糖腿包,darling,这五个字,怎么句读断句?我想了千秒,决定不断了,一口气读完。这个是,云南白族人的私房馒头,白族人原来这么会吃。

整个车厢就我一个人,似乎是乘着地铁专列去上班。大年三十,执勤撤岗后,凌晨两三点钟回家,路上,我一人。二十多年了,很多个春节,在家与单位往返,路上,我一人。这样的日子,并不稀奇。因为我的职业是警察。

遥望,列车窗明几净,座位被擦得透亮,车厢里散发着淡淡的消毒水的味道,恍然,这个农历庚子新春,一个人的路途与往年不一样。

出站时,戴着口罩的驻站民警朝我微微点头。车站内人很少,但是他依旧挺拔地立于岗位,目光炯炯,佩戴着警用六件套、取证仪,手持PDA,扫视着每一个出站的人。

上海地铁路网,城市轨道交通运行的一个重要窗口,全世界线路总长度最长的城市轨道交通系统,最高峰值达1300余万人(次)。在这个特殊时刻,守卫这条地下长龙的1500余名民警全部坚守在岗位上。巡逻、排查、救助,只为将疫情传播系数降到最低点。

其实,何止这一个“窗口”?早上,收到金山伙伴小赵发来的微信,告知我由于连续9小时在高速检查站检查车辆,无法完成我交给他的“作业”——年前说好的

一篇小文章。为了证明他的话真实可信,还以图作证。无法完成作业,我并不计较,可是他的那张图却有点小小地惊到我了。9个小时,立在雨中,虽有雨衣,却不能完全密闭,他的警帽湿透了,雨水顺着帽檐往下滴,鼻尖煞白。可能是没时间换帽子,也可能根本就没想到帽子

其实,从未一个人。林楮

湿了。小赵说,不能有一丝松懈,过卡的车辆排成长龙,每辆车每个人一个一个查一个一个测,谁会关心大雨哪会察觉帽子干还是湿?谁说听点,连尿意都没了,不知是不是身体机能会随着大脑一起进入“战时”状态。他不好意思地说,9小时没上厕所,真是破纪录了……

道口、车站、机场、社区,其实有很多个“小赵”。刑警小于得意洋洋地发图给我看,他补充了装备,搞到护目镜,卡在口罩上,一副“哥,帅呆了”的模样。深夜里,他要去勘查现场,当然,这是一个要接触到尸体的现场。作为共事二十多年的好战友,此时的我,心还是抖了一下。接着我在他妻子的朋友圈里看到一条

吐槽却又满含深情的信息:妻子是某医院的放射科医生,也在单位连轴转,春节到了,家里吃的已弹尽粮绝,怎么办?考虑到此时医生比警察更“金贵”,趁午休时,小于采购了一趟,将家里冰箱塞得满满的。晚上,妻子回到家,没见到丈夫,却看到了一冰箱的菜,她泪目了。“抛妻弃子”三天没回家的丈夫心里还是念着她和孩子,于是在微信里遥问丈夫好,还发了个嘤……

一路走着,很长的路上还是只有我一人。进了办公室,推门而入,打开电脑,浏览网页,得知110报警服务热线全员上岗在线在位,全市社区民警进社区走访排查安抚,智慧公安安全保障大数据支持支撑……我还看到上海治安稳定有序,疫情防控进入关键时期,蓦地,我心一暖,其实,怎会只有我一人?

此刻,不是我一人;每一年的春节,都未曾一个人!今年,农历新春,有很多个“我”。可能,返程的地铁车厢里还是我一人,然而万家灯火的光会照亮我回家的路。他只告诉家人出趟远门,拉着十万个口罩去了武汉,明请看本栏。

### 窗前小诗

邵燕祥

年代

听,早春的鸟在哪儿啁啾  
鸟声是来自我家楼头  
窗前是几条绷紧的电线  
一推窗,一群鸟儿闪身飞走

哦,那电线原来是五线谱  
一只鸟就是一粒音符  
自从电线都隐身到暗处  
天空这一块,成了无声的书

感觉

小时候从斑驳的墙皮  
想象变了形的人脸  
那是联想

矮树裹上过冬的草皮  
当是谁蜷缩在棉猴里  
那是错觉

在错落的光影之间

闪着陌生的人影  
那是幻视

剪影

晒色入高楼,有人楼上愁。

——李白

晒色入了李白的高楼  
我眺望西天,无乐也无愁  
一格格的楼窗,争着亮起灯  
残霞渐熄,衬出了一片剪影

曾醉心白朗宁夫人的十四行  
凝视配图的剪纸,没衬灯光  
每一幅上的伴侣一样缱绻  
一百年来总这样,直到永远

但那纸上的剪影再也走不下来  
只能是怀旧,但不是我的期待  
我期待每格窗里的人络绎走出  
相识不相识,相互愉快的招呼

趁他们凭窗夜望,连同身后的灯  
该装饰了谁家的窗子,在谁人梦中  
注:早年上海版《白朗宁夫人十四行诗》附原版插图,均为剪影,极精致。



为千家万户团聚  
徐淑荣 篆刻

枣粒瓜子仁馒头,我想我妈妈见了这个火腿馒头,大概也会吓一跳的。

这个火腿馒头,正经名字是,破酥糖腿包,darling,这五个字,怎么句读断句?我想了千秒,决定不断了,一口气读完。这个是,云南白族人的私房馒头,白族人原来这么会吃。

### 沙溪古镇 (水彩画)



胡军

### 雨后

陈迅

元代画家倪瓒《苍林茅屋图》,画出雨后幽淡的景致。山、茅屋、树、涧、湖以及天空,都似有若无。有和无在画里转化为幽淡。画面三人题款,倪瓒本人题识云:“雨后空林生白烟,山中处处有流泉。因寻陆羽题楼去,独听钟声思偶然。戊申三月五日,倪瓒。”雨后,生白烟,增流泉,苍茫一片,让人思古而惘然若失。本无所失。失亦素净淡雅。

